

深夜·食味·小世界

若试着评价一下安倍夜郎先生的《深夜食堂》，我会想起幼时外婆家的酱油浇饭：选用当季收获的新米，倒入农村特有的土灶慢慢地蒸，待到灶间白雾缭绕，米香四溢，我就会迫不及待地递上空碗，看外婆在雪白饱满的米饭里拌上一勺白亮亮的猪油，点上几滴酱油——深黑的酱汁渗入莹莹润润的米粒间，稻香，柴薪香，油脂香，发酵酱汁香悠悠然混在一起，仅仅是最简单食材的交汇，却俘获了懂懂的最挑剔的味蕾。

开在新宿后巷的深夜食堂，营业时间为午夜十二点到次日七点，进门即可一览无遗的店面，小厨房被三面的桌台环绕，老板在屋中央周全地招呼每位来访的食客，食客们抬头就可以看见彼此的面孔，没有固定菜单，只要能做的出，老板都会满足。

林林总总读过些有关日本美食的书目，有北大路鲁山人的《日本味道》，有小川糸的《蜗牛食堂》，它们或讲述美食家关乎食物和人生的思考，或讲述个体在烹饪中体验生活的经历——《深夜食堂》是个例外，安倍夜郎先生在他小小的漫画格子里，以食物为牵线呈现了日本都市中一帮特殊的人物：普通公司小职员、黑社会大哥、小盗贼、脱衣舞娘……这些角色行走社会灰暗地带，平淡无奇甚至为常人所不齿，但安倍先生执意去放大这些我们刻意移开视线的群体的生活，无所谓好恶良莠，是犹如白米饭般最简单的白描，调味着最本分的悲欢情仇，倒也有不同于山肴海味的醇香和多味。

曾在一部讲述日本大众食堂的纪录片里听受访者谈起：喜欢这种地方，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会很放松。《深夜食堂》正是由一场场邂逅构成的：食物是极好的媒介，它使形形色色的人能够暂时抛开外在的身份，性别，年龄，仅仅依靠共通的味觉相知相识——阿龙是黑社会的大哥，小寿寿经营着一家同志酒吧，因为一次红香肠和鸡蛋烧的分享，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交集；阿龙每次都会点上一盘红香肠等待小寿寿，小寿寿喜欢和阿龙共享美味；阿龙受伤住院了，小寿寿更是特地为他送去最喜欢的红香肠。现代社会带来秩序的同时，或许也令都市人不得不为维持一种礼数文明而不自觉换上人情伪装，印象中的日本是一个强调人与人之间礼节的国度，我敬佩它的井然，却也担心这种习惯会无意间造成人群的情感隔阂，但那凝成在深夜小食堂里的不讲条件，无所顾忌的交际和信任，却令我深深动容。一面之缘产生的婚外情，中年“竹子一族”的忆青春，闺蜜间的情谊和背叛……宛如最朴素食材杂烩出了各色口感，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和口味投合的相逢，让聚集于深夜食堂的陌生人们卸下文明社会最重视的外在，相互倾诉，相互依偎，调味出酸甜苦辣更加杂味的生活，在鸡毛蒜皮的羁绊纠葛里，萍水相逢的人学会了坦率地说出心意，更加真诚地面对彼此，并互相扶持着走过生活逆境，这些邂逅不是英雄相见恨晚，不是感情的烈酒可以一饮而尽，而是文明背影中的烟火粗食，值得被掰开一点点细嚼，化作尘土之上最熟悉却最容易被忘却

的人间绵长温情，细细温润每一位来此歇脚的过客。

《深夜食堂》也讲个体的故事，或者说，每一场邂逅其实就是个体在他人身上的一次自我观照。有人说，料理反映人心。刻在生命天赋里的本能让人们能够自然而然在进食时放下杂念，听任味觉的感知，来牵动记忆深处最初始的念想：“伦子最喜欢阿爸做的炒面！”即使父亲为了躲债已销声匿迹多年，女歌手伦子还是保留着幼年时父亲培养起来的吃炒面的爱好，在再次尝到熟悉的青海苔炒面时，终于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父亲深沉的思念；爱吃水煮蛋的毛利先生一直遮遮掩掩自己戴假发的事实，鼓起勇气向女友坦白，虽然惨遭分手，他终于明白自己其实也会不可避免地以貌取人，并接受了拥有光亮脑袋的自己；胖胖的真由美在最爱的嫩牛筋和爱情的减肥计划里辗转，虽然爱情之神一直没有眷顾她，但靠着美食的慰藉，她依然活的率性而努力……如果将美食家渴望通过食材挖掘生命真谛的追求比作高僧般潜心出世的修行求道，那《深夜食堂》里的小人物更像是隐匿在喧闹尘世，嬉笑怒骂之间遍尝人间百味的行者，我喜欢日本文学里这些琐碎的日常，爱看那家常的一食一味，倒映出最普通人心底的小确幸和小烦恼，这些人走在社会底层，看过都市光鲜外表下的粗鄙，计较着基本的吃喝拉撒，却依旧不卑不亢，一边抱怨一边又坚强地去迎接下一个清晨，他们在大世界的街角默默无闻地生长，却又努力做着自己小世界里不可替代的主角。

安倍夜郎先生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他简明有趣的画风和妙趣横生的情节，更是他在人人都强调宏大叙事的当下，愿意代表大世界里的某些微小群体，安静地唱属于他们的歌谣，这是一种本于日本现实文化却又超越了文学固有国界的人本主义关怀，仿佛是坐在大院里听邻里街坊郑重其事地拉着家常，夹喜夹忧夹一点怜悯，诉说寂寞的都市个体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寻求名利之外精神寄托的倔强。

如果有机会到访日本，请记得一定要去那深夜食堂看看，午夜十二点掀开门前小挂帘，那是繁华背后夜深忘情而不归宿的都市人窄窄的，最后的心灵归港。

注：阅读书目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著]